

完美的
感觉
系列

不是真相

台湾 方 箐

不是真相

方 箐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李 原

完美的感觉系列

不是真相

(台湾)方 菁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29-1400-4/I·1235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警司许志高睁着满布红丝的眼睛，带着疲乏和满是烟味的身躯走出办公室，他已彻夜未眠。

“大家注意，”他声音低沉沙哑，“吐露港公路的追踪预备增援，八个人分两部车，立即出发去大埔，车上随时联络。”

立刻有八个年轻探员站起来，匆匆检查好配枪甚么的，等待更进一步命令。

“不许用枪，我们追踪的只是疑犯，而且是社会贤达，切记小心。”许志高又说：“整队由林国邦督察带领。”

大家把视线转到许志高背后的林国邦身上，他高大英伟，才从苏格兰场受训回来的青年俊才，他那看来颇“冷”的脸上也是倦容。

“我们出发。”他挥一挥手，整组人随着他迅速离开。

吐露港公路大埔段上，林国邦带领的探员已与原本已在追踪的那一组联络了，互相在约定的地点交接，上一组探员两部汽车一离开，他们接上。

“保持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距离。”林国邦冷冷的声音在车上的“咪”里响起，“只跟踪，不采取任何行动。”

他们追踪的是一辆黑色平治五百。

深色玻璃里他们看不清平治里坐的是谁，依稀知道是两个人，前座司机，后座就是他们的目标。

不是真相

这样的跟踪极枯燥乏味，这对象是谁都弄不清，只知道昨夜发生一宗命案，车里人可能有嫌疑。

社会贤达，必是名人，谁呢？

黑色平治到粉岭裁判署，转一个大弯，又朝大埔方向驶回去。

探员连忙报告上级。

“继续追踪。”林国邦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

几个探员互相交换一眼，再跟上去。

他们这样长时间长途的紧紧追随一辆车后，平治里的人必然知道，但平治依然故我，不疾不徐的前进，有什么打算？

黑色平治驶进油站加油，探员的汽车等在油站前面出口，方便继续跟踪。

一前两后的驶回大埔，黑平治不再转回头路，直向沙田飞驰。

这是个改变，从昨夜到现在，黑平治不停的在大埔粉岭间回转。警方一直猜测他们可能想伺机驶去深圳，但没有，它向九龙方向前进。

“跟上去。”不必探员报告，林国邦的声音响起。

“保持一定距离。”

经过沙田，黑色平治已驶向九龙塘，驶向公主道，林国邦的声音突然提高。

“如果黑平治过海，上山顶停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人手注意，礼貌客气的请那位后座的先生到警署来一趟，有重要事情商量。”探员都答应着。

“重复一次，要礼貌客气，这是命令。”这林国邦虽然年纪不大，顶多刚过三十，但十分有威严。

“我现在赶来和你们会合，随时提供所在地点。”他

不是真相

又说。

黑色平治果然海底隧道过海，依然是那个不快也不慢的行车速度。明知后面有人跟踪，却一点也不在意似的。

像林国邦说的一样，黑平治开始上山，慢慢的在车龙中移动。探员们用最大的耐心跟随，它是否会在山顶某处停下呢？

在草梅坡的种植道转进去，黑平治果然停在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前。司机从前座走下，打开车后门，一只男人脚伸出来——

一阵又一轮的警号从远而近，停在探员们两辆车后。一个探员已快步朝黑平治走去。

黑平治里走出一个男人，探员们都呆怔住了，是张熟悉的脸孔。在报纸上，在八卦周刊上常常出现的名流刑泽安，那个又富有又风流的地产商。

“刑先生！”其中一个探员说：“我们接到命令，想请你到警署一趟，帮助了解一件事。”

刑泽安算是英俊的成熟男人，但看来十分疲倦。“我很累，有什么事找我律师谈。”他颇为高傲冷漠的转身而去。

“刑先生请留步，”一个高亢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

“我是林国邦督察，代表警方请你去警署一趟，只耽误你少许时间。”

刑泽安微蹙眉心。

“我想不出与警方之间有什么事。”

“没有事，”林国邦居然展露出从未在同事面前有过的笑脸。“只想请你帮帮忙。”

“一定要去？”刑泽安问。

“是。坐你的车或我的车都可以。”

不是真相

“让我打个电话给律师。”刑泽安终于点头。

司机递上大哥大，刑泽安拨电话，只讲了一句话：“请立刻到警署等我。”

然后再度上车，随着警车驶下山。

在警署内，他被林国邦带到警司许志高的办公室，并关上门。

“刑先生——”许志高说。

刑泽安摇摇头，阻止他说下去。

“等我律师来。”

办公室里一阵沉默，谁也不再说话。不到五分钟，匆匆脚步声响起，律师赶到。

许志高与林国邦互看一眼，来的是鼎鼎大名，从未在法庭上败过的司徒俊。

“我代表刑泽安先生，”他立刻说：“有任何话，请问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否则，刑先生有权不答。”

“我们只想请刑先生澄清一件事，”许志高温文有礼，他这警司与一般警界人不同，非常的文质彬彬，像个书生。“因为昨夜有一位叫江羽花的女士被谋杀在寓所里。”

刑泽安没有任何表情，眼珠也没动。

“这事与刑先生无关。”司徒俊说。

“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知道，”林国邦一贯的冷。

“江羽花是刑先生的朋友？”

司徒俊在刑泽安耳边低语几句。

“是。”刑泽安回答。

“是怎样的朋友？”林国邦有点咄咄逼人。

“私人问题，不必答覆。”司徒俊说。

“但这是件谋杀案，女死者被残酷的手段杀死，警方

不是真相

不放过任何线索。”

“你是指刑先生有嫌疑？”

“我们没有这么说！”许志高用眼神阻止林国邦再说。话。“有人能证明刑先生与江小姐的密切关系。”

“谁？谁能证明？”司徒俊提高声音。

“江羽花谄的大厦单位是刑先生名下产业，江小姐家里找到许多男人用品衣物，已证明是刑先生的。还有，大厦管理员也能证明有一段长时间，刑先生出入江小姐的单位。”

刑泽安皱起眉头，望着他的律师。

“那又能证明什么？”司徒俊问。

“昨夜十点到一点钟之间，刑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有目击证人吗？”

司徒俊把刑泽安带到一边，两人低声的商量。

“刑先生在家，昨夜下班后他一直在家，工人和两位公子都能证明，还有司机。”司徒俊振振有词。

“那么刑先生能解释为什么清晨四点多钟开车到新界不停的兜圈子，直到刚才回家？”林国邦抢着问。

司徒俊笑起来。

“每个人有权做自己喜欢的事，清晨由司机开车兜风并不犯法，”他嘲弄地说，“而且刑先生并没有义务向你们解释他的做法。”

“这并非一件正常的事。”林国邦说。

他总抢在他的上司许志高前面讲话。许志高斯文有修养，看来并无不悦。

“我们想请刑先生帮忙。”许志高说。“我想请教，你们不停的派车派人跟踪刑先生，这是扰民的行为。刑先生在社会上有头有面，你们没想过自己做的事违法？”司

不是真相

徒俊反客为主。

“每辆车后面总有车跟着，怎能说我们跟踪刑先生？”林国邦不服，颇强词夺理。

“好，算你们不是。现在你们想怎样？”

“请刑先生证明昨夜十时到一点钟的行踪。”

“我说过在家，没有外出。”

“你明知我们跟在你车后，你表现得若无其事，这不奇怪吗？”

“第一，刑先生并不知道后面跟的是警探。再说，刑先生坐的是防弹车，也不担心有什么不法之徒偷袭。”

“刑先生，我们恳请你合作。”许志高很诚恳的请求。“只要回答了我们问题，你立刻可以回家。”

“刑先生已回答了两次，为什么不信？”司徒俊提高声音。

“有人看见刑先生昨夜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曾外出，江羽花楼下管理虽记不清，但好像见过刑先生——”

刑泽安锐利的眸子严厉的盯着林国邦，以致他那句话没法说完。

“你讲话检点些，否则法庭上告你毁谤。”司徒俊的手几乎指到他脸上。

许志高用手势阻止林国邦。

“事实上，一个曾与刑先生有密切关系的女人被杀，追查凶手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找凶手去，”司徒俊不屑地说。“不能随便骚扰无辜的人。”

林国邦冷哼一声，算是抗议。

“还有没有事？我想带刑先生走。”

“恐怕不能，刑先生要协助调查。”林国邦满脸冰

不是真相

霜。

“请回去，你们可以离开。”许志高却这么说：“若有需要，再请刑先生来一趟。”

目送刑泽安走出去的背影，林国邦狠狠的打一拳在桌子上。

“一定是他做的，我能肯定。”他说。

“证据。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许志高很沉得住气。“吩咐伙计二十四小时监视刑泽安，我们再去凶案现场。”

刑泽安离开警署，上了黑色平治。司徒俊也随着上车。

“替我查清楚，羽花是怎么死，”刑泽安极严肃。“我要最详尽的资料。”

“一定。警方荒谬，怎么会怀疑你？”

“羽花和我曾有的关系，香港人都知道，”刑泽安说：“他们有理由怀疑。”

司徒俊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

“我没有做。杀她的不是我。”他说。

警署内。

许志高在听取林国邦的报告。

“现场的一切情况显示，凶手不可能超过一个人。”他说：“大门没有毁坏的痕迹，窗口也没有，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有百合匙，但是，卧室门是电脑锁，要有密码才能打开——卧室门没损坏，有两个可能：一，没关上，二，熟知密码，所以——”

“不要妄下结论。”许志高挥挥手。

“现场找到一只白手套，日本货，棉线织成，有血液，正在化验中。”林国邦又说：“怀疑是凶手留下

不是真相

的。”

许志高沉思着，没有回答。

“昨夜刑泽安离家之后，我曾带人去他家搜查了一次，我——”

“什么?!”许志高跳起来。“谁让你去的?没有搜查令怎能随便入屋?”

林国邦皱起眉头。

“怎么进去的?人家让你进吗?”许志高问。

“我称找刑泽安，并表明是警察——”

“强行进入?”许志高严厉的。

林国邦脸上闪过一丝倔强，一丝不满，他不作声。

“我担心你闯祸。”许志高叹了一口气。“刑泽安毕竟不是普通人。”

“有什么责任我负。”

“别说你，上面怪责下来，我也担不起。”许志高说：“你总不肯依常规办事。”

“如果依常规，我怕来不及，一切证据都被消灭了。”

“不能认定刑泽安是犯人。”

“肯定是他，”林国邦咬牙切齿。“要不然他莫名其妙的在大博粉岭间来回那么长时间?他要逃去深圳。”

“这话只能在这间房子里讲。”许志高沉声说：“办案不能过分主观。”

“他的一切显示他心虚。”

许志高想一想，的确无法解释为什么半夜三更去新界那儿去的原因。

“在他家有发现吗?”

“有，一对染血迹的球鞋。”林国邦精神大振。“也

不是真相

在化验。”

“还有没有补充？”

“我查过了，江羽花是主动离开刑泽安的，刑泽安一定怀恨在心，找她谈判，结果谈不成而起杀机。”

“九流情杀小说。”

“我申请再让我们仔细检查一次刑泽安山顶大宅，他被监视，一定还没有把所有证物毁尸灭迹的机会。”

“不同意。他会告诉我们。”

“想不想破案？我们要乘他不备，一举攻破，迟了我怕来不及。”

许志高凝视他半晌，笑着摇头。

“我真怀疑你和刑泽安是否有仇怨？你想钉死他。”他说：“如果不是他那么富有，你只是具小督察的话。”

林国邦也笑起来。

“公事公办。”

“办案认真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否则就钻进牛角尖。”

“是。”林国邦走出去。

看着林国邦的背影，许志高有点感慨，今日的国邦不就活脱脱的是当年的他？满腔热血，满是雄心壮志，预备好好的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实把一切磨平，许多事绝对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那么顺利。也许十年后国邦会明白，他还太嫩，必须多受挫折、打击，然后才能变成今日的老高。

今日的老高——他看看日历，一心只在数算退休的日子。

他已搞好移民，太太子女都在温哥华定居。他现在要求的只是不做错事，不要节外生枝。等日子一到，拿到退

不是真相

休金飞往海外与家人共聚，安享下半生，这才是头等大事。

他不赞成国邦那么“冲”，冲民得看对象。刑泽安虽有名有财，然最忌的是他的父亲刑祖怡，当年的首席行政局议员，是铁娘子戴卓尔夫人的老友，与英国政界大头头都称兄道弟，连现在港督也尊称他一声“SIR”。

刑祖怡若说一句话，恐怕连警务处长也受不住，何况小小一个林国邦？

不过国邦讲的也有道理，血手套，有血迹的球鞋，是值得怀疑。

这件案真棘手。

下午放工的时候，他预备回家，在大办公室里看不见国邦的影子。

“阿邦呢？”他随口问。

“林 SIR 出去了。”回答的探员半低着头。志高走两步突然转头。

“他去哪里？”他提高声音。

“哎——我不太清楚，好象——我——”

“说真实，这是命令。”志高怪叫着。

“他去刑泽安山顶大宅，带着阿 BEN 一起。”

“立刻 CALL 他，召他回来。”志高额头暴出青筋，近乎咆哮。“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探员忙着呼召国邦的车，但他没有回答，没理由听不见，若非离开汽车，就是他置之不理。

“一直 CALL，到他回答为止。”平日斯文的志高发起怒来也十分可怕。“我回家，叫他立刻联络我，尽快。”

志高带着怒意离开。这林国邦，实在太自把自为，胆
不是真相

大包天。

深夜，国邦的电话才到，声音兴奋。

“发现了更多证物，我们可以拘捕刑泽安。”他说：

“在他浴室里有染血的衣服，有染血的棉花，全是证物。”

“不要乱来，”志高大吼。“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会有怎样的后果？”

“知道。但一切证物指明他是凶手。”国邦仿佛有恃无恐。

“刑泽安这么容易让你们进门？”

“我硬闯，”国邦说得理所当然。“只要找到证物，我不怕他。”

“你肯定是证物？”

“百分之一千。”

“刑泽安人呢？”

“外出。有伙计跟着，行踪在掌握中，随时可以捉他。”

“不要乱来，一切等明天化验报告出来。”

“怕他随时逃走。”

“加派人手监视。”连志高都相信了。

有这么多证物，刑泽安这次逃不掉。

刑泽安回到大宅，女管家斐太立刻投诉被警探强闯入屋搜查的事。

他眉心深锁，十分愤怒。

“请司徒俊立刻来见我。”他把自己关进书房。“阿勇和阿耀呢？”

“外出未返。”

刑勇、刑耀是刑泽安的两个儿子，阿勇十六，阿耀十

不是真相

二，都在念中学，是相当乖，很有家教的男孩子。有时和朋友、同学外出，他并不加干涉，孩子也该有社交，有他们自己的朋友和世界。

孩子不在家，很正常，何况管他们极严的刑夫人陈玉筠不在香港，在美国探姐姐。

想到太太，刑泽安按一下对讲机。

“斐太，王筠有消息吗？”

“夫人下午来过电话，明天中午会回来，我已安排司机接机。”斐太答。

“或者——我自己去接。”刑泽安仿佛心血来潮，“让司机先到公司接我。”

“是。”

靠在安乐椅上，他闭上眼睛。但是他的眼皮一直在跳，显得很不安宁。

发生一连串的事——江羽花的死，警方对他的怀疑和跟踪都令他不宁。还有——眉心锁得更紧，眼睛下意识的睁开，他无法令自己安坐椅子上。

掀开一角窗帘，两部便衣警探的车摆明车马的停在门口，这种明目张胆的监视令人愤怒，他们没权这么做。他们——

看见司徒俊的车驶进铁门，他精神一震，匆匆迎下楼。

“有什么消息？”他急切问。

“江羽花死得惨，”司徒俊望着他，“她身上被刺十几刀，满床满地毯都是血，现场很恐怖。”

“死在床上？”

“床前地毯上，”司徒俊说：“他们说，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不是真相

刑泽安深深皱眉，沉默不语。

“他们——怎会盯上你的？”司徒俊问。

刑泽安霍然抬头，恼怒的瞪着他。

“什么意思？你也怀疑我？”他极不满。

“我要知道一切，才能有把握赢。”

“赢？他们会起诉我？”

“有个叫林国邦的督察你认识他吗？他两次闯进此地，据说搜到了一些证物。”

“证物？”刑泽安冷笑。

“还不知道是什么，明天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你要心理准备。”

“准备什么？”他大怒。“他们不去找寻真凶，和我纠缠什么？”

“那个时候——十点到十二点你真的在家？”

“阿俊——”刑泽安霍然起立。“我不再重复回答，只讲一次，你最好用笔记下来。”司徒俊望他一阵，然后拿出纸笔。

他看得出，司徒俊并不完全相信他，难道真以为他杀了江羽花？这真是——真是……

“好。你从晚上回家开始说起。”司徒俊说。

“下班后从公司直接回家，司机、斐太，工人都可以作证，我没有出去过，直到半夜三点多四点。”刑泽安沉声说。

“三点多四点你去新界？然后就百直在粉岭大埔之间兜圈子？”

“事实如此。”

“你知道后面有警车跟踪？”

“先不知，后来看他们一批又一批换班保持距离，我

不是真相

相信是。”

“不怀疑他们的目的？”

刑泽安犹豫一阵。

“收音机听见羽花被杀的报道，我知道他们怀疑我。”

“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不表明？”

刑泽安冷冷的笑起来。

“他们想玩我，我就陪他们玩玩。”

“但是这对你不利。”

“不利？凭什么？我又没杀人。”

司徒俊欲言又止，很难启口的一句话，那是“真不是你杀的？”以他的律师身分，再加上替刑氏集团服务多年，对刑泽安的了解，他这句话的确说不出口。

他却还是怀疑。

“警方可能不这么想。”

“拿出证据。”刑泽安不屑的说：“要玩，多大我都玩得起。”

“犯得着吗？”

“一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就盯上我，简直是侮辱。我要他们好看。”

“以你的身分地位——”

“他们找上我，不是我主动。”

司徒俊深深吸一口气。

“也别生气，静观事态发展，我和你一直保持联络。”

“门口守着的两部车合法吗？”

司徒俊点点头。

“谅他们也不悻怎么对待我。”

不是真秘密